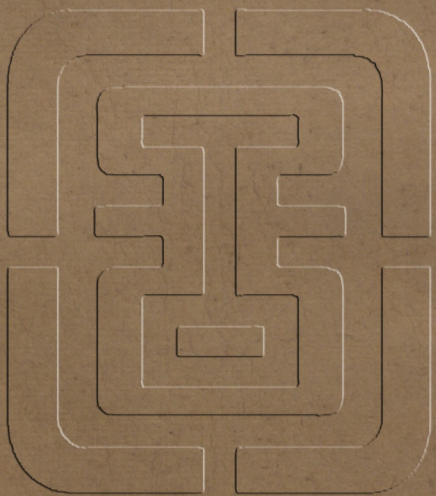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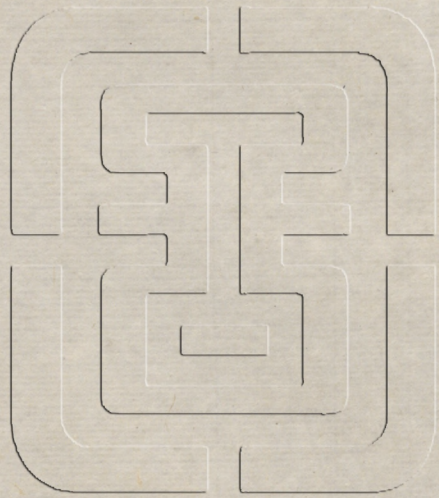
1247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

適

某印之鄙人也生長寒鄉幼嘗有志於學網羅經傳涉獵書記往往能以誦說詞章悅人耳目嗚然謂如是足矣少長而稍聞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學在於求仁格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則無然以失瞿然以興於是俛焉以求其志不奉而貧賤迫之科舉累之而志始撓弱一行作吏則益不能以純固矣年二十六來爲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而取師友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既久時

有新得明年爲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帝王所以
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
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
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其之生也有年
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植淺中藐然於利祿之蹊所
得亡幾而所喪自滋日往月流迷不知復則將駸駸
爲小人之歸矣因惟聖人之學十五而志遠三十而
立其今也行年二十有九矣聖人人生知安行固未可
以闕傲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爲求端用力之
標準乎於是丐歸田以師立名其所居齋擬求一語
爲謝 侍郎方以道學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毀譽

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勝幸甚

上李參政

壁

論蜀事

丁卯二月二十七日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指或又謂真屬未可知
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僞黃榜四出矣會諸公
數十舟俱出關遂相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
西歸一夕潰散不免別募稍火易以小舟後數日始
得尾劉總帥諸公皆回荆州狼狽顛踣自憐嘆今
峴首之圍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郡蕩然一空荆門
亦以焚掠剽屠幾無噍類前日士民逃京之蜀今又
逃蜀而還京舳舻往返相望前有寇盜之畏後有僭
僞之汙悵悵然未知所以免今逆曦又直指秭歸爲

限將帥嘗爲奉行僞令下歸州云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不得迎敵近又遣祿禧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日已交割將守其意惟懼王師之不血惟懼虜兵之不得志日夜念此爲之憤惋亦嘗靜而思之彼雖握重兵得地形而所幸者有必不能以者數事其附虜以叛似僞豫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寵異踰等乃非豫比方且利吾有仇難臣於此秋欺晉君又或又見虜人與曦之僞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鑄下蜀王之印審爾則包藏逆謀又非一日矣懷謀孤恩以危宗社生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

詐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四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漢而其無厭之求難塞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已要求重幣拘籍兵數萬一不厭所欲則馳一介之使廢之移之誅之皆爲所制談笑可以得蜀矣二也自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於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遇豪傑撫定則翕然歸之令祖宗德澤在人朝廷紀綱政令雖間有缺失然上下維持隨卽正抹比者皇儲駢慶多祥又可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違今一旦遽取四蜀而臣之夷之人情震憤恨不食其肉必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得人以爲助今賢士大夫既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遁逃其未去者止是畏

死而貌從紆難以待反止耳所謂屈膝投拜甘受僞命不過暗劣亡取者曾大氣不若而何可與共事哉四也曠本驕驍習貴不閑將略不識事體不過以父祖故又多些善交結未嘗有尺寸報効而超獵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舉事豈有北面拜虜奉表稱臣而用其正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是數端曠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然獨為朝廷憂者虜一滅曠則蜀將淪而為夷虜不退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討蜀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搏手無策也為今日計固不可速之以激其變而亦未可緩之以斂民望須是因人心之憤激方新見聞未

孰及熱圖之則必有倒戈以為內應者又須重為之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為福者伏計廟筭已有處分僭越皇恐

上韓太師仇曹論逆曠事

某聞有逆曠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其駭也事出意表固然以失蓋亦人心之所同其疑則以謂曠本乳臭子特以父祖故未嘗有橫草及寸功而位極武階身兼將相今又以西垂被兵俾之盡護諸將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割屬父摠戎昭任之不疑寵異若此而不以此時報國顧萌二心則非人類也其信也又謂曠之輕蔑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

有識之士類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筭張空北征而蓄
縮自守乘時爲毒自通醜虜以欺脅君父其狀蓋
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蹌返棹自巫山
近境亟回江陸覘知反狀甚悉不覺泫然殞涕恨不
身先士卒膏劍刃之草梓此狂逆也而襄安之圍未
退又進迫荆門目前般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以應
彼爲宣司計只得量緩急而爲之應且速營襄安之
援其如討叛則旋爲布置以俟 朝廷處分度二郡
之圍解則正興兵討叛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朝
廷處分猶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者其說
不過曰事當重遲欲速則激事當周密張皇則駭衆

區區愚瞽竊不謂然常人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
因循况曦之不道本起於易我環六十州豈無捐軀
徇國者而旬着舍垢遲遲至今未有能即事刃於曦
以報 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之力方弊於北事
而未暇拯已也故且苟延歲月以需王師耳然聞之
道路則曦之爲謀日深又非襄比分遣偏裨以守州
郡之要劇者矣漸易諸將之不附已者矣增置百司
士之受僞命者日以多矣輕緣薄賦人之沾小惠者
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
則今日計叛之舉可斯須緩乎可以易心臨之乎卞
哀痛之詔洗濯弊事以作人心別逆順之理明其爲

賊以厲士氣亟肆赦宥原脅從之罪而開其自新分遣辯士諭關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爲之爵賞俾檄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許之以和戎罷兵此等舉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施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曦之規模未立揚虛聲於均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祿椿發大軍萬人奪瞿唐循夔子而上號召瀘益綿劍諸郡約田氏兵以爲內應自萬出陸自渝合汧流皆可進兵北去奪劍關以扼於喉奪益昌以據金穀大勢既定人知逆順禍福之較然則三都統之兵亦將倒戈以爲我用雖嘗受僞命者亦將自擇利害若是而曦安所逃乎使曦幸而不投

首於我則不過逃而歸虜耳縱在虜亦不足爲深憂曦死而虜爲寇我亦固有之患皆可以漸爲之圖而吾已可拔四蜀於被髮左袵之幾不免矣若掩匿覆蓋悠悠歲月養禍而敵民望則祇見其害未睹其利也吳宣威威望著恩信行人樂爲使彭都統雖非素望然近以披身汗偽銳然遠來士譽始歸留之在此亦可使血脉通貫見已部分諸將結約內應止候朝廷明降處分如前所陳者昨又見移秦世輔遣王太才此皆甚愜人意去留得宜惟未頒赦令未專責任未正討賊之名中外顛顛日月以幾太師身佩安危伏惟力贊睿斷蚤決大計以投機會以解西南倒

垂之急實宗社生靈之幸某生長於蜀粗知蜀人之心必不俯首下氣以臣於賊其日俟王師之來非若曩時諸公安揣虜情以誤大舉之比也惟太師亟圖制之

上吳宣撫論布估

某昨蒙面詢蜀人賦租之目蜀距天日萬里叫呼不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幸甚且如比年以來兩浙丁錢兩淮租稅及東南諸司州郡凡有申請例蒙蠲放而蜀中賦歛繁重又爲民病者如折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切之須名號紛紛未易悉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焉

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密學薛田守蜀就成都重慶府印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去勲先支下戶本錢每疋三百文約麻熟後輸官應副陝西河東京東三路網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衆不請者不強也至熙寧間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司始增價至四百數入袞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納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口都漕趙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疋增至二貫自後累經臣僚奏減則又就除本錢三百每疋爲錢一貫七百去元買之意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之爲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奇價例不等爲錢

一百三十七萬七千有奇有袞折數二百文科一疋者有袞折七十文亦科一疋者科數既久民力益困年豐穀賤則所收不足以償所輸脫遇凶年饑歲則十室九空徃徃流莩轉徙化為盜賊只如成都漢中地多沃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抄掠之擾則其他磽磧之郡可以推見遂使亂臣賊子得以輕繇薄賦為固結人心之術愚民無知惟惠之懷甚可畏也及今蜀亂始平正務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絃而更張之則將安待雖然此特六州之偏受其害者待制黨者豈為則自餘名色之徧為六十州之患者當繼此以稟伏乞台照

答虞永康剛簡

齋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學從心一段詞義精密非有涵泳省察之功不能及此但詳味銘之始末所謂人之晞聖資質絕難得來論乃以人皆可為堯舜凡於晞聖此資質絕難得來論乃以人皆可為堯舜凡人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元只下一資字恐未可草草看且資性二字亦不可不別若論性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有不善天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孟子有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善不以賢且知有餘愚不肖為不足今止言資則別有說資字雖於經無明證然以字義言之謂之資質

資稟才資大抵只是氣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昏明清濁得氣之清明者為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為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充而為堯舜亦無不可然則謂之鮮矣亦不妨否來教又以同人之卦同乎人者同此資也取義又別又有比而同之之病我材甚良我年孔富捨彼舊轍靡為物降却方說三十而立以後事奉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外假即嘿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於不踰夫孰禦者則彼其詞意於志學節次亦甚分明但說到立字不甚痛快誠有如來教之所謂疏略者至於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晞聖則猶是二以

身體之從向上着實充去則方是一故曰必也貫之若逐段做去乃是非一須是貫得精粗無二特孰與不熟有差別耳却不須說以何而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兩說稍似間斷亦嘗如來諭所及者面質葉文其說乃謂此二語互發作文固多有此體因復舉程氏之說所謂維天之命等語問之渠云此忠恕之極至處在學者分上要切已體認只是從盡已推已中心如心之類推尋將去乃為切近如世間人所謂忠於君父忠於朋友乃如心恕法之類大槩同此一說忠即體恕即用即所謂大本達道不可拆看也來教又於一貫之後將子思違道不遠之語袞說在下

不知在高意亦嘗分別否蓋曾子之忠恕在聖人分
上言之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子思之所謂忠恕
乃在學者分上言之所謂盡己推己之類是也此處
亦不可糊塗看過來諭又云己者忠也不施所欲於
人恕也但盡己之謂忠本在盡字上發明忠字今只
一箇己字便說己者忠也却恐語脉太快意義反未
足更詳思之却以下教從心所欲不踰矩古注元是
有如字一音舊見先儒多只作平聲讀義味稍深長
蓋言聖人至此則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矩胡氏
所謂隨所意欲莫非至理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
即義最爲詳密今來却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固是

古註亦有此音前輩亦有從此說者但云在他人之
心一縱其失如何惟聖則能縱心却不出矩詞義俱
似未瑩來諭又謂自志學至縱心之序所以示學者
使之措其功此說固不差但見諸說中惟朱氏所去
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故其心自能至此也
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不及知者故因其
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
而姑爲是退託也此一段義諸家稍密併以錄呈

又荅虞永康

來教所謂資性之說本之於易之資生繼之以孟氏
之性善之論以及於伊洛氣稟之說先指大本乃及

其來源流固自正當但資之與性字義各別亦須別
白令分曉董子所謂有能致之資注云資材質也程
子銘李仲通之墓亦曰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聖雖
學作兮所貴者資使僕較厲兮去道遠而前輩論資
字只是作如此說難以與性字混而言之若夫所謂
資生則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之所取以爲始者
資字只訓資取資藉之資却是必欲以是解資質之
資固亦可以牽合但要求一實字以證此資令一語
可盡不費雜說則須當如董子程子之說某非強爲
築文主張者但見其人之晞聖資蓋鮮夷之句與明
道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一語詞意直是相類元非害

義似亦可以放過也大抵門下之所論者皆是性之
本體故人可以爲堯舜及同人于野之說自其同者
言之而葉文之文乃言氣質有清濁厚薄之異故謂
之鮮夷自其異者言之至意與用字各自不同故不
免有如來教之所疑爾已析不欲勿施於人此意便
與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同理已者思也只說
恕便有忠在其間若分出已字作忠字便傷於鑿
語意反不渾然如何更詳思之從心只從本字作平
聲讀似不費力今仍欲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
亦說得去但來教難僕從心之說曰從心所欲則欲
出於心人之有欲即從心出不待至七十方從心出

此則不然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若聖人既以生知之質學力又至七十時隨其心之所欲爲而自不踰則此殆與門下放縱之說自不相遠獨區區之意欲從陳氏胡氏諸家之說者蓋請辭得放縱字少病耳有如來教必欲從放縱之說則大意元自同更無用辯

東孫蒲江綱

某伏準使縣關報 成肅大祥齋筵督令陪預三日拈香契勘 祖宗故事丁憂人既解官不惟無職位版綬且併去階候服闋日須從 朝廷再給告劄然後繫階受任南渡以來雖號爲禮文多闕然知禮者

猶能遵守故實錢周材既免喪許免召命繫朝議大夫銜張魏公免喪歸家止着白涼衫客位用幹辦府名出手榜云丞相未有衣冠見客識者是之今禮學不明此等事不復講行士大夫亦多罔聞况某兄弟新喪未卒各在齊斬雖奉議從政之類皆非所當有詰朝之事君命以常服見兄弟自無衣冠可以趨蓬下陳元付下台緘輒用繳納併略以已見求教

又東

某昨以兄弟各在齊斬於 成肅大祥齋筵未有衣冠可以陪預且見縣胥所持告報之緘雖寄居之有喪者亦存舊例尚存階位無異常時方榮祭在及受

之不皇不無愴况因試引先正一二事籍以為求教
之目庶相與講求至到非敢矜知術博為無益之辯
以溷清聽伏蒙教報縷縷盈紙論議正大啓發為多
然細加玩繹則略似差舛於區區寡陋未能釋然蓋
先王之禮制以君服同於父母皆斬衰三年至於母
后之喪以尊無二上則不可與君比故禮為王斬衰
三年王后齊衰不杖期而孔門問荅亦謂居君之母
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術爾禮固有降殺也今主
上於太母之喪若引先朝故事惟哲廟於宣
仁后正合此制元豐末百官為神考服斬衰而元
祐末百官止為宣仁齊衰不杖期故范純甫於元

豐末則引經建議論易日月之非元祐末未見有所

奏陳

台諭謂宣仁之喪范希建議
豈有所考邪望詳賜指示

由是觀之則太母

之喪當及期而除今朝廷行下州縣皆令百官於

大祥日服常服皆本之禮經參之故實累經生儒講

行寔為至當臣子所當凜凜似未可輕議齊衰之人

無由可與今台諭所引曾子問數語乃是君薨重施

之於一國耳况在今日似大段有礙不若勿引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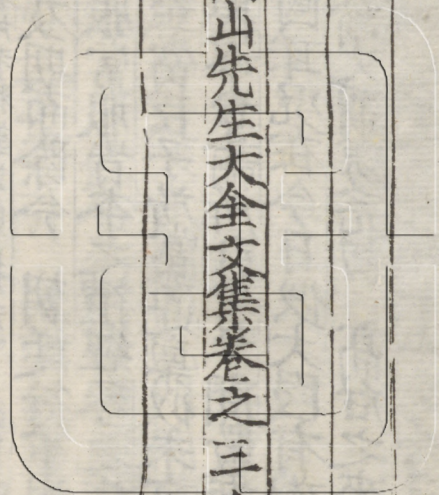
為佳台諭又謂慶元初高后之喪晦翁申明范說

高后上仙在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而晦翁去國乃

元年月有如台諭所及者乃是為孝廟發耳區
區於禮經於故實皆其之所未能悉知正望不鄙註

以下教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三
書

荅名山張監茶

伯酉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為上而
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目言之如
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魏元履及朱元晦呂伯恭張
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洪忠宣傳
至樂則以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劉共甫諸
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其餘諸公名字則不
足以進乎此往往不過以其嘗為宰輔或歷顯要故
名在史冊耳而本非以文章名也今而槩之恐不無

玉石雜揉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宗卿尤延之
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
有家集之類行於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
則萬一得之不真反啟爭辯之端適以為文字之累
耳台意以為如何此外又有來教之所未及者敢復
略以所記憶備采取尹彥明馬時中申胡邦衡銍
翟公異汝文李泰發光呂居仁本中陳去非與義胡
康侯安國明仲寅徐師川俯韓子蒼駒曾阜甫幾天
游開張子功壽李漢老邵范元長冲向伯恭子諱李
愿中侗劉彥昭子翬汪聖錫應辰蘇養直庠陸子靜
九淵子燾九齡若此等類遺逸尚多今隨筆寫呈不

復倫次亦宜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
第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僭越如江西詩派二十家
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如何又未知今詩
選斷自中興以來不若中興以前則名輩尤多也毋
勿且止此可否更在財度

代南叔兄上費參政士寅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為世治之名而能久焉無散者
蓋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矯則偏偏則弊故名之立
弊之伏也 國家承五代之亂寓縣紛裂藩臣恣
睢 太祖圖惟治要率籲羣獻崇本弱支而禍亂銷
省刑薄賦而民力裕舉廉黜貪而吏治核信賞必罰

而兵政舉隨事綜理曷嘗揭揭然標一說以立國是而使天下必為是說之從 太宗適冠前緒卒其伐功 真宗享以太平粉飾治具 仁宗益加涵養無所紛更 英廟雖有國日淺而持守不變百年之間朝廷清明六服綏乂戎狄軌道百嘉暢茂升平之乂蓋漢唐以來所未見者自 熙豐大臣始以私意誤國以 祖宗神明博太休養生息之政為不足以快其意也乃始創為出治之名以疎動羣聽頒之有司者曰新法頒之學官者曰新義上之人既立為一說以風示天下新進用事之人又相與而朋翼之牢不可破由此者進異此者黜行之未幾眾論譁然

元祐力鑿其弊而更化之名立不欲已甚而調亭之名立 紹聖親政而紹述之名立自豐亨豫大之名立也而財用日耗自身上之名立也而華石病民中興之初憤國勢之方夷痛 皇輿之未返上下振厲激濯以復讎為事而權臣闕見罅隙乃始標為和戎之名以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隋臺崇讎損威納侮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喪以生戎心 孝皇初政銳意治功而恢復之名立士之求合者又皆大言無實迎來時好悠悠歲月莫有成效而其勢不得不出於責實責實多名立士復以趨事赴功為能也有不習於為之者焉而道學之名立士皆惟學之趨蓋才

智者之所弗樂也而立爲偽學之名以排善類善類
以次擯棄又慮其太甚也而皇極之名立皇極之弊
至於混淆也而振作之名立振作之弊至於兵連禍
結也而更化之名立更化之義上下恬然今又以小
康之名爲治矣名相紛於無窮而弊亦隨之人心之
趨於競國論之撓於變而君臣之間日以補偏抹弊
爲事職此之由也仰惟相公以時儒宗早敷政路方
權茲擅朝以排擊善類爲事士鮮不趨和承意者而
相公拔然自立於流俗之表曾不得以厥疎及兵端
欲萌士之趨和承意者蓋不減於學禁之日而相公
復浩然勇退於衆皆之衝曾不得以繫維於以見相

公識齊之遠無所偏倚有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幾及
天之欲平治天下使其久安無變而不爲一債一起
之勢也捨相公奚以哉草茅寒生且有窺度如此惟
高明寔可否之

上曾樞密 從龍

某與執事別十有二年矣執事才諳機識蚤晤夙成
自冠倫魁迨居鼎府克自抑畏無有祗悔越守偏郡貪
吏之怙勢者押之凶卒之亂法者慘之蔚乎風聲雖
老茲宿猾莫不股慄焉暨還朝列隨事財止無所
撓屈海內人士於是咸屬心焉亡何西掖北門南宮
東省清資顯序涉歷殆遍而天下望之爲丞疑該輔

矣會有皇蝗星緯之異墜詔求言又曰朝有闕政非執事誰其言之也朝有讜言非執事誰其主之也執事之在外省又當看詳之寄不惟噤無一語而是非乖刺忠佞倒植前日之屬心者皆由是而惑不知所云然猶曰位有所制耳南渡以來垂踐政府惟張忠獻公人鮮異詞執事年踰四十即替宥地而士猶以望張忠獻者望焉則以考諸始進秉誼不疵故翕然信之不疑况比年以來天生沈嘿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相師成風為士者苟見朝廷登用稍可信也則執事者交慶幸其有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往往相謂曰我知曾公也是嘗守上饒而能戢貪懲暴者也

是嘗居朝列而能無所撓屈者也明日有忠言劾上者有正色率下者必曾公也有深識遠慮消患未然者有洪量廣度為善類宗主者必曾公也於他人亡所幾焉而曠歲綿襪且不惟亡以喻人也以今時事二三年前殆有且異而哺不同者矣問之事權統體益皆難言而邪徑滋多正人踈遠恐謫相習集詬亡節俗日以壞外焉疆場之事則汎無所主非遣使則奉幣也非殺降附則戮流亡也養癰護疾於腹脇手足之間今且潰裂四出矣猶不能引義盡分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廷臣之稍以剴切自見者既以次補外而法從之臣僅為儲老養安之地前日之所以

屬心于執事者至是而惑滋甚然或者尚有言子之翁
曰宥府掌戎政於時事之得失固不得而盡知也且
裕陵嘗諭司馬公曰樞密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
更引他事爲辭公亦曰今未受副樞恩命則猶是待
從之臣也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然則樞臣之職
固有所拘而不得如待從之皆可言今願以是責吾
曾公無乃未識事體歟曰不然裕陵固拒之詞也司
馬公辭遜之語也迨其終不可辭也胡爲今自拜疏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明日拜疏直呂正獻公直三舍
人攻呂惠卿攻李定非必皆有職分也或又曰官以
樞密名有嘉謀嘉猷則內告而外順焉其事秘世惡

得而聞曰入有以告而出不以語人皆大臣之所當
然審其有告也則衆正以彙進矣庸才以過出矣恐
諛集誦之風亦庶乎有損矣將不遠矣而賂讎矣疆
事庶其有備矣流亡降附者不一於僂矣垂亡之虜
莫余敢侮矣而批政逢龔出憂端趨起如行萬之靡所
臻也舟流之不知屆也豈嘗有告而吾君未有行耶
吾相抑之而不能以自靖邪既不見疑於君又不見
忌於相則是未嘗有告也然則盍去諸曰抑未可知
也陽元宗擊裴延齡於七年之遠而韓退之乃責於
五年之時范希文爭郭后事於九閱月之餘而歐陽
永叔乃責之於旬月之後鄉志元論劉氏事於暮歲

之久而田承君乃期之於拜官之初是皆不知其心而爲是早計以墜言於友也曰不然彼不過第臣耳當世之上期之已若此矧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而尚曰有待五年哉今以范鄒之時考之則過矣以陽子之時則未也然昔人於陽子則蓋非所取且歐陽公之言曰德宗精怠進任小人此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幸而遇裴延齡事一諫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以去也此最爲古今確論今曾公之官不爲小矣曾公之時不爲泰矣曾公之居位不爲近矣而裴回顧慮未欲有所建明雖至愚極陋者皆所未論於斯也

曰今舉世皆是也而何獨以咎曾公白戚之則涕泣而道之疏之則談笑而道之子謂我於公戚乎疏乎彼貪得而忘忌憚者吾不責也公非是班也以鼎盛之春秋處素定之榮進無慕其富貴也名聲赫於治郡風采聳於立朝又非無所見於義理也道合則行否則奉身而退公非有所其難也或又曰子之責曾公是也雖然大厦之傾非一本之枝今事勢若此一曾公獨如衆人何曰不然也蔡京之凶狠今安能與擬宣和之季李抑勸京以收斂敝事張璪勸京以收拾人才彼不過一卽官一館客耳猶能一語而合况執政之於宰相乎蔡京以三子之言急有所改作固

已無及於亂今可不爲之寒心矣乎某既與之反覆
辯數又謂是說也不當有隱乎執事故詳書之以告
惟執事審思而亟圖之不然則進退固可於斯時決
也詩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夫子亦云何使怨及朋友
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執事
其志之哉

上史丞相彌遠

某曩者爲郎兵部竊見白身忠義人一項在邊疆捍
禦不爲無功於朝廷爵賞亦非有吝而上功已久
實慮未加雖給帖補授名自宣撫司雖批跋付身迭
轉運司注授差遣及轉運司注擬申上則 朝廷批

狀下部勘當部中乃以未有指揮放行不過依違其
說申請 朝廷指揮且如嘉定十二年春虜犯興元
金牛大安四州制置司招集忠義人許以重賞制置
董侍郎徧作劄令所在州郡勸請土豪上戶糾合
丁夫先補官資且許以便置書填告命續申 朝廷
優與差遣於是棄家蕩產以應募者卒收於虜之
功而至今俱未與放行注授嘗推尋其故蓋緣本部
止是承受嘉定五年六年節次指揮放行開禧二年
以後忠義立功而嘉定八年以後忠義人即未嘗承
準指揮放行故兵部無可勘當又不敢指定回申只
得備坐元行申取 朝廷指揮 朝廷又以人數猥

繁一開其端必有濫賞之弊故不容遽有施行某竊
惟御前大軍雖爲數不少然虛籍未經核實老弱
未盡揀汰設有風塵之警恐未免資怨義人以爲用
况所在諸軍間有逃潰慮其間同類相煽則往往發
忠義人追捕亦是藉其聲勢互相彈壓若省部堅執
前降指揮無以變通將恐有功不賞緩急無以使人
嘗讀漢制謂行疑賞所以申信夫賞而有疑且欲行
之蓋謂有國有家無信不立况曾經帥閫核實批跋
轉運司注撥保申未必皆是可疑妄意欲乞朝廷
速戒攸司檢會兵部元申早議斟酌施行
又契勘得信陽棗陽軍有鄂總軍立功普州若

山鎮有黎雅州牌手立功此皆累年未與放行
緣是創立軍額未有比附推賞體例若一槩送
部勘當有司必是拘例回申須自一朝廷特與
從宜區處或且比附陝西義勇十資法略與循
轉亦足以稍示褒勸併乞鈞照

丐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八月十六日

某比者偶嬰疾寢食未瘳始謂疴瘡之常不難蠲
損已而藥石無効證狀有加晝夜悒楚連聲嘔逆氣
血銷鑠形神索然自揣餘生未知攸濟乃前月二十
八日大丞相即省中受謁某猶得強陪賓履之後羸
瘠之狀已自略見迨旦日再欲扶憑而前則已不容

自力矣嘗托杜侍郎控懇曲荷鈞慈軫教以治療之法感入肺腑繼以 大行皇帝棄捐羣臣扶疾入聽遺制兩冷衝冒加以哭泣幾仆遂謁告將理又蒙優假使得卧家令百藥交攻羣醫並售而頑然沉痾辛苦難任慨念其本起寒濕幸以載筆近六符之光而疾病侵陵精力彫耗姑不蚤自引恨滿盈挺災則顯濟在前上孤特達之知下負宿昔之志闔門百指狼狽沾危是以冒昧引牋歸誠造命仰冀俯垂惻憫察其非無懿德之實而抱疾已深憐其非無報國之心而遇災可懼俯從所請姑畀祠官使某得避寵榮消寒殍咎保全餘息歸返故鄉是大丞相再造之也

詞情俱迫不避唐突之謹分當抵罪

再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月二十一日

某前日自力控祠出於冒昧大丞相海涵地負姑追謹何特為敷陳未賜俞允自應退聽造命而危厲所迫日就衰槁懼鳴號少緩將有先犬馬填溝壑之憂敢據丹忱上冀矜念某起身寒賸少所疾苦是以病出意外不諳藥石之宜始初作寒驟投剛劑丹砂雄附錯雜並進務欲驅除宿冷而變證作熱極天下冰寒之藥無不備嘗生犀鼈甲不足以滌骨髓之煩三黃二胡不足以解表裏之燥加復喘嗽上逆腥涎穢沫晝夜數盈四旬不得就枕羣醫無所用力每一熱

至則諸證交作氣息悶耗不蘇自抱病以來一食不能以一合肌肉消盡骨立可駭深念孤邊之蹤向者一去脩門垂二十年分絕榮望忽叨收口再忝朝蹟兩歲之間五叨遷擢誠願畢精竭力圖報萬分顧病勢日侵類齷難制願大丞相動心興念曲為開陳賜以骸骨使歸故鄉若幸保餘生則尚圖報之日或即没于地亦無忘結草之報也迫切之情無由面懇伸箋引領竄目俱銷

丐祠上史丞相 彌遠 乙酉

某迺者不避謫何再控祝釐之請既請之二日而鈞翰下報諭以勿復再上德盛而詞謙身貴而禮恭顧

惟何人蒙此隆遇所當俯伏退聽生成而恭被鈞誨之時再上之劄已達于走書吏矣敢冀鈞慈寬其方命之讓若其不移之愚以全其易足之分速賜化筆廩之祠官俾得早扶病軀生返田舍則是大丞相再造之也引領俟命以刻為歲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不諳土風誤信醫藥客邪不解疾證交攻再乞歸田未蒙從欲管蒙面諭不必重陳存領誨函未須再上以大丞相丁寧告曉委曲存全寧敢瀆詞以干方命而自謀甚審欲已不能重念受知最先同列矧服華螭陞列屬汗青人謂龍榮已獨辭避非有其不得

已豈肯屢爲郤圖茲敢述至情具詳公牘終祈鈞造
深鑒曲衷仍矜頻瀆之愚勿憚數陳之數使其少休
精力以絕病源則生全之恩負越圖報

四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冒犯謹何憚陳懇款人微無蔽天假其逢荷大丞
相特達之知殆更二紀蒙大丞相眷留之命已至再
三疊足非常之遇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今得時得位
少遂壯行之志而薄命所牽餘殃乘於十二日被
命詣天竺祈禱出城上馬直抵山間風雨所乘冷入
骨髓夙有蘊熱遂成擊搏寒熱交戰頭昏目眩困憊
無聊昨毀講初開偶當侍立儒生榮遇孰大於茲顧

已不能勉強扶持以趨講說之下陳迫不得已冒昧
乞告至于今日寒熱未解已具公牘控告朝廷乞
畀祠廩復扶掖躬自布此申述其私如蒙鈞慈特賜
矜體念其荷知二紀被誨再三非有甚不得已寧肯
自棄于造化特爲敷奏檢會累膺厚賜施行庶幾保
全微軀歸伏田里苟未墮越尚圖報稱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

彌遠

九月二十五日

某猥以孱庸久好化治每念恩恩未報衰疾交攻謁
告請祠誠非得已今陳情四五天聽邀駕襍被俟
誅無復生意忽叨誤東躡貳父廝孤逝之蹤衆毀所
集分絕榮進而寵靈驟及震恐靡寧使非大丞相特

垂矜軫倍賜堦填寧以有此心非木石感極涕零獨
念士之行已惟於進退辭受最當致謹今請祠謁告
亦既累月若獲榮榮曰寵不知引退則不惟病翰未易
支持而內愧初心外憚物議此而無取宅亦奚觀伏
惟大丞相盡人之情愛人以德必不使其周章錯愕
以貿於去就之分重為知人之累也某已具公牘控
告 朝廷如蒙鈞慈特為致致回天之力檢會累牘
畀之祠廩則始終恩遇黨其未殞之年莫非圖報之
日也

小貼子

某尚以寒熱交搏不可以風未聞新命之前嘗申控

朝廷展假三日用是不能即日供職非敢逋慢以留
君命仰乞矜察

丐祠上吏丞相

彌遠

某一介妄庸自去秋得疾以來請祠者七煩瀆公朝
于素鈞聽按情致義當奉誅并而大丞相獨加優容
且於人言紛擾之中倍致維持保護之力某之前後
展榻厥既無復遺餘而大丞相之始終存全亦幾生
死之骨肉不翅矣尚復繞繞千煩未已寧不知過而
繩以去就之義終不遑安昨嘗一而陳已荷鈞慈
不賜嚴拒某仰服洪度俯慙漏策欲嘿則怖忤于心
欲言則囁嚅于口傍徨顧慮進退失據已冒昧再修

公牘控告 朝廷乞行敷奏復手自拜此以聲其危
迫之情引頌光範不勝皇懼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區區危迫之懇因遣請吐露無餘繼又僭修尺紙
以伸歸依之悃潭府深嚴未知有無登報而某寸誠
耿耿食息靡寧昨夜忽被省劄所頒不允之命方
聖明御極俊艾盈庭雖無自參何闕於漢而眷留之
命已至五六屏營跼踖無地自容當挈持病軀龜勉
就列而再三顧慮全保全覆護惟吉君吾相是賴然
內而臺諫傳聞不一雖有無不可臆料恐萬一有之
則必費 朝廷區區外而制閩猜疑已深既移怒於

其兄弟則在原之義坐視弗恤亦不遑安於其孤微
之蹤久近遲速終於一去然與其去之於衆毀交攻
之後則不若聽之於累旬屢請之餘仰恃大丞相知
憐之素用敢不擇輕重盡布腹心更惟鈞慈特賜財
擇某已再具公牘申控 朝廷外復手自拜此以聲
其私

辭靖州洪守俸月給

某伏蒙軫恤羈旅錫之月餽盛意收辱卻為不恭顧
以戮餘束躬待放致館授粢已踰常比若又秩以告
存之禮偃然當之既乖辭受之義必資讓讓之口若
謂周亦可受則奴累未至實從鮮少杜門疏食粗無

困乏此正韓文公辭孔大夫潮陽月給所謂取命苟
貪則非循省之道敢援是以歸諸受藏之府伏惟高
明盡人之情必有以矜其不得已而賜之諾焉不然
則躬造宇下必得請乃退併乞照亮

荅滕景重 處厚

處厚伏觀翠性堂記 禾六 先生首破空言

之疑而證之以書曩之以易會之於中庸

此非特清湘之幸也然而先天之學東南

鮮得而於體用之說有所未白至示教

某蒙示問記中所疑極荷不外大抵性善之義具於
易而人忽之不察耳周元公於通書易發其端邵子

於先天後天之說又所以發明事心踐形之義而人
亦未盡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
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
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
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則乾坎艮震巽離坤
兌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
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
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為離乾之正位變坤
為坎者是也坤道之光而為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
自外也元是坤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
為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

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為虛而陽為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云云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所以為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愚見若此景董更與同志平章之

荅蔣得之山

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羲卦本之圖禹疇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為圖十為書九為書十為圖之說二者並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闕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洛之數方者絡書之

文第言圓方不言九十僕嘗疑盧蔭易子晉涑水司馬子已言之已悉今不復重陳今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圖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戴九履一圖不過太一下行九宮數耳此不為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巽度見之張華子傳自是太一圖而劉長民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續靈臺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文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而後大明今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僕嘗觀魏伯陽參同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良兌二位相對即非所謂先天圖也又云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

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一乃君
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又云長子繼父體因母
立北基又云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
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
上察河圖文下察地形流中稽於人情參同考三才
則參同者雖云參合三才而其意若取河圖數為天
書又嘗以河圖為天圖五行數為地後天卦為人雖不明言而
一書之中八卦與甲乙兼舉錯用雖然參同之末云
復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也九還七
反八歸六居則論道家還丹法也步斗與還丹則亦
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乃知古來不特九一圖與生成數

元有之雖天圖亦有之終不知邵子以前何為更無
人明辯是致有許紛紛耳大抵三圖二法起數雖異
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為書畫具為圖此又
得之所當知也惜不及與得之面訂其詳姑此奉報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四

書

答林知錄

韻過

某居靖二年士風民俗久益相宜城東築室數椽爲聚友讀書計士人雖聞見稍陋然無利祿之誘故質實近本無紛華之說故寡欲易足又得舊友偕行相與切磋究圖自謂庶幾不虛是行矣來書縷縷將飾存勞祇有感激甚頓作鶴山書院記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蓋吾儕分上只有負臯引隱何暇怨尤故不敢以詩人夢夢之說爲然今觀來諭則天意果難諶若此又嘆窮理之未盡也息交絕遊之誨敢不敬承

答昌化潘知軍子順

其怡書山中二考溫尋舊讀粗有絲髮之進自謂不
虛此行顧蜀侵未清淮氛日甚有如來教所謂湘西
水災者特其一端耳每一念之不勝及緯之憂是間
雖甚辟陋猶有潭鄂洪素間朋友近書能言流殍寇
賊之害雖旱戾之餘豈暇與聞時事而君臣義重終
不得而忍然誨諭諄諄懷人憂世之意蔚乎其可掬
所以煥休羈窮獎節愚陋者尤極塵鄭而循涯揆分
不足以當此祗有愧荷

答區岡李通判劉

來諭俾作一賀緘不必求歸此非愛予之至不及此

但向來在外元不作子公書今在罪籍忽爾破戒心
實難之恐淹速亦不在此聞遷謫諸公亦有前迫大
甚者及爲所紿此可見無關得喪也

答荆門張僉判元簡

先天廬吟蓋欲追輩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
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
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
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
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物
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
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

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
藐之爲象數則憚其難知嘗欲爲之發明今茲未能
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黨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
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褒飾
太過向侍坐時精采輝輝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
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

答遂寧李侍郎

在

某自去春附彭卒拜狀今既年餘不獲嗣記忽被手
教承知卷懷康濟之業講授閩蜀國人弟子皆得有
所矜式古所謂父師者非此其是與洪範講義明白
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焉私淑之功

茂矣其間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
由冲漠而至明察云云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他時
面請所以教也來諭問及前書極高明之說此書不
曾有藁不能復省恐只是說此五句上下貫通不可
拆散蓋經傳中着一而字即難截斷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下學而上達温故而知新告諸往而知
來者之類皆是上文與下文相屬前書想只以語脉
之相似爲證非是以此五句便是下學上達然而聖
之言語只是一片舌頭此章先言大哉聖人之道繼
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然後申言尊德性卻要道問學致廣大却要盡精

微云云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日用飲食間作去謂之與下學上達同義亦未嘗不同也其曰家諱云者不欲盡言此名未可用而姑託之詞耳要是斷章則義不備也

答任總幹

靖爲天下窮處其最陋又在峽郡下而土風不惡民俗亦淳時和歲豐則物賤如土頗便於羈旅之人况山深日永自應酬書問之外儘有餘力可以讀書有吾相處久益有味而妻孥自長必來後數百指之聚無少不寧凡此皆異時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謂幸矣

答長沙李縣丞

亢宗

某居夷已兩載餘土風民俗又益宜之山深日永溫尋舊讀時有新得向來一歲十請正以學未能信欲及今精力未衰歸求所未至雖不幸而得謹投之荒裔蠻獠虎豹之與居然而黜陟理亂不通于中州得以畢誠盡力於所當事却恐當時便得請西歸亦未必有此工夫耳今自信益篤遲速又近一聽其所之前日執事之所以發我者善矣反覆惟念終必無益今來諭以釣名樂禍爲今日積忌之病豈亦有取於前言之是邪

答曾參政

從龍

某俎

說文

有假道求見之願忽聞移鎮茫不知再晤

之期傾德積臆亟馳尺帑控叙萬分敢謂隆謙持垂
損報至又輟遺行理寵貽真翰申叙卷卷眷子之誠
既深悚愧重以感服右按又在告中書之務必且滯
淹況於該輔各流出處去就所關不淺目前攝治常
程文書者寧敢便有可否相公只得爲一方之人更
作數旬留也但聞發廩振糶不惟克紹前規往往以
少府之餘財爲之代償屢直則有前人所未能者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字字服行
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工夫而徒假外
飾如鈞誨之云者四先生祠記不謂亦關聽覽至蒙
獎借蓋邇來學者之病誠然不但學者雖朝廷褒儒

錄後大率若此某近又嘗爲黔陽作學記恰寄到墨
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互相發明也

答劉提幹子澄

濂谿書院記不謂亦獲關覽不蒙一語之教何邪篆
非易事不惟立柱打椽費數年工夫偏旁點畫各有
其義非對本所能模擬也如工員帶篆額以工下從目
從火爲頁既不可曉而第字下不可借中字蓋一筆
寫成自下而上者惟蟲賊字耳今試作一字爲以見
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鍾鼎所篆出入變化未嘗不與
小篆合此難以帑筆盡也葵丘當以孔孟爲據豈可
舍孔孟從封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爲有根抵恐

正是枝葉非根抵也文章惟有識為難而考究非難事耳

答贛州聶侍郎子述

得中都書報二事其一謂洪守繳侍郎所與書其一謂王平江偽撰某所答游提幹澤書本亦繳至當路既又問洪守繳書事元無之乃侍郎所作書有知之者以告于相君所厚所厚者風奏吏今傳播郡國以疑四方之親友然人亦不以為疑祇益嘆侍郎風誼之厚而使洪守濫得此名以歿方欲為之發明而未皇也平江事則往往有之未必游同年本心大抵君子羸得作君子小人狂了作小人此不可易之論侍

郎之歸志浩然某每侍從咨聞之已孰况如臺中有不相容者某亦略聞之籍今誠有繳書之事以成歸志以益美名固亦洪君之見助故有言此者率以是謝之未幾侍郎以華職要藩得請而去羣疑浸釋然以某深知侍郎之盛心固未必以典藩為樂也嘗欲寓便奏記以候啓居以致異時眷予之謝不惟萬山間無便可託靖與湖南諸郡為鄰得朋舊書往往謂峒寇未盡除因是亦疑莫府多事未暇應酬書問姑徐未遣而行理之問忽已墮前既知體安志明政平訟理又聞元惡就捕餘寇有不凡殄者披味詞深藹然情味之著豈勝慰懌近詩幸教語平韻勝主人心

事與山川風物洞其如見臺記偉甚書篆亦稱併用
嘆畏是間爲郡百二十六年苦無佳山水可寄興亦
難得詩題僅有數篇謾錄呈却苦碑版文字相撓三
年之間不下數十篇就近日數篇仰千是止安樂
必敬之堂作篆字去然某就有愚見四字名額雖始
於明皇紱欠古雅故前輩不甚精精只裁作敬安堂三
字尤更經雅更在高明可否之詩竟字以古無上旁
不欲篆隸作楷字去眉壽堂古來眉壽字非藥印
賈今若用上藥鹿字恐似託果作古篆三字以呈

答張大監

忠忠張忠獻之孫

李丞所疑書先儒字蒙大監不鄙示問此亦當商略

者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
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文子思弟
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
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
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
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日胡子仁仲張
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
左丘明體但邇來久不稱前輩字與稱謂必欲歸一
大監從而易之以釋疑惟此自無妨况已刻石亦不
必再修換徒爲鄭重惟是改去南軒晦菴則軒菴之
類似於金石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蓋前輩只以

所居所寓山水爲名如伊川橫渠濂溪涑水東坡之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浪聲隅癡頑六一之類此外又有門人私謚者而軒菴則自近世蓋軒因車得名菴字無所出以是爲敬殆不可曉愚見又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張大監

某伏蒙別啓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精識默體者不能敬嘆敬嘆仁敬初無輕重之說雖似傷於筆快然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趣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擊跪曲拳正坐拱嘿

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來教分此二字其當惟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能敬者也下一語寡病上一語似以世之誤爲恭謹者爲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爲敬也蓋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摩元碑重別鐫刻却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財度

答袁衢州

靜壽傑作義味淵永又以規深造自得之趣所存若此則施諸有政益可想見况絜齋慈湖訓語朝夕左

右所以輿衛此心者至矣何當造顧夏諸賢之列相
與共講山囚瀨繫瞻晤亡從祇有恨恨浩氣說剖析
精詳皆不易得惟以三勿爲二勿稍似欠闕耳某山
間三閱寒暑於六經名數文義上重下鈍功夫的然
見得古人所志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
五胡之亂影滅跡絕豈無經生學士隨其才分有所
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
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
小小詞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舍外內貫精粗者百
數十季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
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爲斯道之病

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於王道者猶可以
椎原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近又有數
篇不得已而爲之者謾錄求教其視高文猶禪律之
不相侔也望爲過目以一語可否焉委作靜壽字當
更增一堂字方爲穩實蓋其堂字特數十年間事耳
三衢爲舟車之衝而廣微以靜鎮之曾無留難又以
暇日與士友周旋於義理之會乃知清心寡欲何事
不可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使萬物吐氣邪東歸
故廬外事一切不復與聞雖足以見深識遠覽無願
乎其外抑不知何者爲外國事濟否民生戚休恐亦
非於我全不相關况東歸之地今爲天下劇乎論語

於不在其位之下聯書思不出其位一語每疑下位
字當是正位居體之位蓋因下語而推廣及此然因
此二語相連後世遂有以分所當爲而疑於出位者
此其差亦在毫釐之間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子才

輅朱文公外孫

陳司理欲得遊高明三字敢不如戒但聖賢不說一
偏語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在程門中終是外高
上達之意多兼古人樓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在
下如明字下欲著一樓字又欠妥帖今先以青山閣
滄洲閣二扁納呈未知高意以爲如何

答張大監

忠恕

別昏申誨仰見虛心切問不倦益塵卑意無它但見
南軒初謁五峯五峯首以忠清二事令其反覆究玩
書問至數次往反最後五峯答書曰聖門有人吾道
甚幸由此遂定師友之分此梁仁伯所云也晦翁初
謁李延平只是教它靜坐作居敬功夫由此有得前
日仁敬之說蓋據實言之耳天監前日疑得極是雖
語言未瑩然得此開發益知文字不可輕易下筆今
來教以爲不必易聞訓二字只易廣漢新安受學六
字甚善甚善

答德慶陳知府

宿陳正獻孫

康雖藩府諒亦荒陋然國無小皆可隨事以行吾志

安定更八都尉羌患不息張然明鎮以一廉威化盛行人心之不可以威服也若此况如賢父兄禮義之訓浹洽心耳必有以大慰遠人之心者

答丁大監黼

臺評則固見之門下忠肝義膽見諸告君之疏發諸送客之詩者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雖欲辭異論之名其可得乎藉令先期得請而去終不免於論以是而歸其榮多矣但論者謂人爲包羞則亦不自鏡見者邪某泝江而上聞沅辰道峻惟潭邵路稍平遂涉湖之潭會安北望遣子親迎遂以數日間辦娉留家于潭而自與朋友李肩吾及長兒之靖靖既與居

明季取家以來却令安壻略挈輜重還蜀今居靖者尚有三百指之聚所幸風土不惡得免疾恙物價甚賤極便羈旅而書問稀闊賓客絕無又得以畢意於所當事自易詩書三禮語孟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便有所著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庶幾遷善寡過不爲空言耳士友猶有不相恕者時遣人徵督文字往往人情所不能免亦勉彊酬報今姑錄數篇近作以干指教非敢言文亦以見山中近况或可少寬行役無期度之憂也

答嚴教授植

事心圖說亦以見精思實體不欲徒事空言然據某
愚見既坐師席易得被人推許便以講磨須與勝已
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
賢言語上作功夫也

答彭運幹銘

墓道當直書今之官制如來諭古夷陵太守非今之
官兼寺簿之稱亦不與今當書寺名但不知五寺中
孰為所歷之官今作司農大理太府六字以備采擇
墓額作真書似欠古雅今作隸敬享當有享字又享
祀在廟而墓非祀高之地欲易以慕亭二字審思榜
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兼審思二字不

如徑榜節齋二字如何朱元晦庵曰晦陳師復亦曰
復齋如此類甚多

答許介之解元

惠教新作疊疊不勸深所嘆畏弟委以書寫之役則
有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諸經義
疏重與疏剔一遍帝王典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
而存者以之參攷諸經尤為有功今咀嚙經味已久
便覺秦漢以後體格負別况晉魏隋唐文人所作又
是一格此甚難言有如來翰所謂崇山筆冢已老未
衰介之幸自有如許精力今騷騷六十胡不深自收
斂以趨於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為是無益也試以此

謝委諭之辱介之黨以是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

答范殿撰子長

又從錄示近詩獲闚園林面目恨無從陪侍杖履惟
有歆羨竹間之屋旣就又有數畝荷華如是足矣若
更增拓反爲物役高明以爲如何三扁額謹從別緘
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稱台意否是間爲况粗適惟
歸期遲速未可知從班中故舊及東南氣類相予者
多勉令通一書非敢靳此以爲高真見得行止非人
所能爲山中靜坐教子讀書取諸經三禮自義疏以
來重加輯比在我者益覺有味不知世間何樂可以

加此藉令少緩亦姑聽之

答樊致政庚

某因山二季有半賴習聞師友之訓粗知義利之分
行乎家人子女孚于臺隸幼賤上下相安陋陋邦如
樂國視兄掛冠高蹈脫然百物之表雖未可同日語
其爲樂天安土知時順命有以得其所求則一也勉
之以再用之後不諂不激雖容進退所以期我愛我
者厚矣顧瞻四方覺覺靡靡寧暇議及此哉食菜
詩甚佳適居不欠此味但苦瘠惡視廣漢新都不能
爲復耳惟八九錢一外白米八九十一斤猪羊肉他物
稱是此則吾蜀所無未能和末韻且錄近作數詩以

答江縣尉錄

真文書信頗為行理累今復以一緘浼為轉達西山
讀書記未見之曩在都城曾見條目却與今來諭云
去微有不同所謂道聞云去此却未聞之祇恐問愈
多則歸愈緩耳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則遲速本無足
較顧所至水旱盜賊可駭可愕之事日聞于耳殆有
蹙蹙之憂不知天意果如何也

答遂寧李侍郎

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敍為之後在遂
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譜老先生雖
勉從之終弗隱也故後序及跋語既去要自別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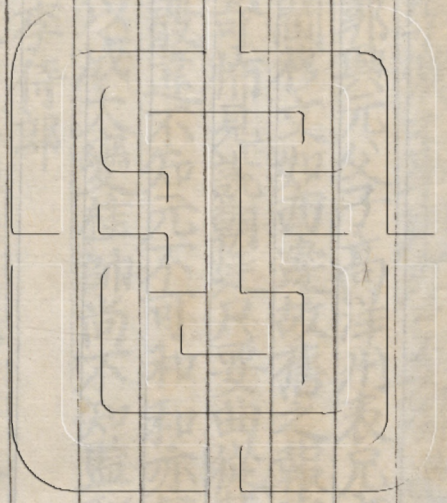
云要須各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
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
恂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
知字之本乎偏旁故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
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蓋不以韻譜為然也
聞韻譜今也不存或使府別為刊无本五音譜賈端修州
者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為
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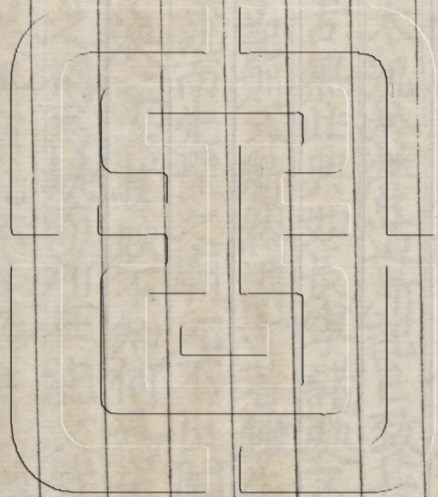
答吳寺丞

且如諸處來干諸先生祠堂記某自與吳畏齋作記
于成都今二十年間所作不下十餘處只如寧遠營

道皆濂溪鄉邑皆其作記初閒猶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祭乎社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近世祠堂太汎於管道所記已致其疑於長沙則遂斷然以為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又發此義近日長沙來求學記則又斷然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闕里其謚之類尤不經乃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為朱張諸先生亦略不以諸儒之祠為疑而所在記文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功夫無窮此不是弄奇術博義理所為世變所關不容草草耳近作甚佳與游景仁往來書援引甚詳特未見所辯者是近體或古體所失者何韻莫

宋本原闕





已殲其衆則雖有渠首亦獨夫耳况酋未必存邪吳
大禮書亦已見之殿司鞠治全黨亦稱死者可疑縱
萬一果如李懷之事則亦已矣蜀邊之憂則令人危
懼蓋頃者郭興元父子高洋州表兄亦言之王慶長
亦封到蜀閩移文如西邊故舊之報與二帝批諭則
未聞可駭可怖見說朝廷只要曲從其欲與之約和
制相亦不設違不知元不可和和亦無益淮東之事
只坐畏怯以成大變桂帥尚不知監邪

答李侍郎

北園講肄之所龍鶴幽間之濱多得幾年功夫聚友
求志著書淑後此誠天下之至樂而侍郎之夙心也

而人心之不同故往往謂求退者為矯激而嗜進者為真情執之所趨大抵若此誰其挽之

答陳平敬時

廣軒之義不知本諸孟氏廣居之說否若深味廣居之義則知人以耿然之身成位乎兩間而沈於俗學屈於物欲其自待亦太涼矣廣正大居位道古人不輕下一字尤當玩索高明以為如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五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

宰

乃者獲侍同朝清標鯁論立懦廉頑有如此愚不適時嬰禍觸忌而逋誅一二年則尚以兩同年正學直道扶持保護之力也粵從違異五閱荆火大卿擊彈芳節典司祥刑臯戾姓名無由輒汚几御未幾贛守遣人來則知大卿以憂乞身去矣雖凶極之衰豈易堪任而四郊多壘腥膻方張匪牧匪監何恃不恐則斯人之無所馮依以立

亦可閔也嘗欲修書奉慰越在蠻取不通
於中州無便風可寓顧為來教先辱祗以
重其不敏之愧

答湖廣陳總領九連

某囚山以來坐見再閔五谿天下窮處靖
又五谿之窮逐客又其窮者不惟身與世
絕亦不欲以臯戾姓名聞于達官前歲靖
之官吏以郡計請胃為一言已犯不韙而
誨緘響答不替疇曩固已竊閱君子之所
存絕出流俗嘆味之餘祗以為惕用不敢
嗣貢豈期風誼之懿逾久益隆輒遺行理
申加存勞戕函幣篚所以獎師愚近煥休
羈窮者甚渥豈但小已之榮抑有以重闕

所存矣

答葉子真

來諭屢恨柳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
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略闕君子之所存未
復以無名無跡致懷人憂世之意益以驗
閱理之深唯有嘆畏然而如韓如柳豈惟
門下疑之先儒固疑之豈惟先儒如某等
輩何敢輒議古人而亦不敢釋然于此也
大蘇公之明偉似無復餘憾然而其妄謂
處倫類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槃小宛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
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
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周待人輕約

優柔肫切愆而不過於怒憂而不敢既也東坡在黃在惠主僮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大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玄遊奇絕所欠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相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迹隱而名不章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得世詞人多有此意如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人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想者非以一去爲難也高明以爲如何

答澧州徐教授

某因山五年殆與世絕聖賢之書重複溫

尋益覓義理無窮歲月易得獨恨山深路嶮帶行之書無多時寮土人亦無儲書者遇有記憶不明之事無從攷然亦坐是功精專免於博雜某自初來比與同志者日讀語孟數章去年方讀易偶冒裛粹周程張邵楊游湖二朱二呂諸儒易說成編日誦數爻實主俱覓有得邵氏書惟有鄉人觀物先生張文饒有或爲之注解者在此與諸友講論未容輟納俟令人抄錄一本後便寄去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却無帶行者向來見門下乾離同位之說固知留意先天之學後又聞家學淵源已非一日今無由

再晤相與其講第切恨之邵氏書有觀物
篇先天圖漁樵問對擊壤詩易學辨惑等
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某萬一歸蜀則此
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

答福建史提舉

郭忠

某三十年間於一門玉帛金季表裏甥姪
多所接識亦有以声气相推許者有以問
宰相切磋者詩書之澤鍾美萃秀令人懷
允不忘然而正學直道足以表競鎮浮如
太監之挺々特立不為勢遷則尤所願交
乃僅於朋友游談書人往返畧規典刑一
二其為忤之恨二可以想見自得臯速屏
蠻徑之與居分與世絕者五六年于茲矣

况姓名醜惡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
于諸公貴人之門敢謂隆謙植貽存問所
以鎮撫其窮困髮飾其愚近者無非發於
懷人憂世之誠心所謂挺々特立者又於
此乎見之而其不足以稱所蒙

答易尚書

被

某蜀之鄙人誠不自意初識風采於載筆
著庭之日再陪雅踐于司成胄監之時扶
持獎師若不以衆人待之者銜載恩意至
于今不忘丙寅之秋八月尚書卷收朝蹟
而某偶亦以是月請外便親懷漢嘉印綬
以去繇是或召或辞或麾或節裝回蜀道
凡十有七年而後出蜀各天一隅絕不聞

尚書起居狀丙戌之春道過長沙謂必有
再晤之便寓城中數日僅與王貳卿一再
相見則知從者以寓瀉上之麓鼓門掃軌
絕少入城近二百里以求一見本非難事
公家期程亦恐不容太遼緩則如已之失
此良遇今猶恨之既來渠陽則事牀又異
有問斯答不敢先施故於託契受知之久
如尚書亦刻成闕疏敢圖隆謙首貽誨問
精神氣貌恍如二十五年前從容接待之
樂且蒙輟遺五書開做遇近風誼之微復
出流俗周禮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
先儒傳記之所未及餘三書則昉見乎此
是則流離困厄之以天所以封植善身淑

世之業也是孰為得失哉

荅洪郎中咨箋

曩者幸甚獲侍同朝獎借扶持義鈞骨肉
正人去國善類喪氣是時雖荷朝家不欲
已甚猶假以事權之貳曲示彌縫而某亦
不容獨留矣辭官則當謝祿理所當然同
列留行亦無由相関乃謂既不食周粟又
徵幸復畝皆指以為罪賴天王聖明僅徙
南安又徙之靖自二年之夏方抵適所山
深地僻殆與世絕程叔運忽以去秋手帖
至且承別後榮侍庭闈尊養有相多福不
勝慰澤蓋先是二年有妄言水災者初亦
憂之既又得高瞻叔表兄書極言其詳正

學直道天地鬼神實臨之其書院記所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者此類是矣其使南安之命便不反汗則豈不爲盜所怖今與家人子女恬然於黜陟理亂所不及之地顧瞻四方及被蹙而此裕然則殆亦非人力也

答真侍郎

自程察推及葉騰到海領誨帖嘗因江侔便拜答今江侔憂其子食里居者奔播無定所專人訪尋某亦爲長者慮已拜尺帑既緘封未遣而江尉專人以家問至遂又拜近帖之賜備聞邇來尚爲里人少駐徒馭尊履輯福不勝慰喜之劇惟是賊執猶

未定受任者措置乖方塗炭者至十二三縣而未已每一念及戚然不能一朝居也以聞從者欲之上饒蓋長沙報來昔人如鄭公爲黃巾所拜而不敢犯其里今侍郎以德望臨之雖無動亦可然愛身以有待則辟寇亦理之常只願王師蚤捷凶醜剪撲及今猶可布種更少遼緩則秋冬更多事也山間儘安穩讀書日有新功讀易乃向未功夫自囚山以來徧讀諸經早晚畢事然後合捏邵諸家易爲一書但苦書不備友亦難得耳所委夢筆山房記急以草本拜呈如台意以爲可即乞批示却當親書綱上又慮此時台抱方擾未暇及此

更不詳布

近方看得李氏儀禮大半其間儘有
好處蓋注疏甚晦得此書方覺易讀
也

荅袁提舉

少務博覽惟纂言記事之是 末三十時
已知收斂近來山深日永終日書案既索
聖賢之言益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苟涉
乎一毫靠外者非惟不敢亦不暇及矣何
當接待以求發蒙數千里相望惟有恨恨
耳

荅李遂寧

北墅因是晉魏以來有此墅字此元是今

人所書野字蓋詩中野字皆合韻二虞漢
有韻之文至然猶魏晉間方有序音土下
又添一土字有如盛圃萬一只改作園或
作圃字亦似無病

荅袁提刑

山中讀經粗有新得往之發之於文亦未
敢自以為是蓋先聖先師與夫生祠秘祭
之類先儒偶未及此今驟言之鮮不疑在
而來教誤有取焉於是亦可以自信惟明
有內外之說即是先儒曰傳特少有人拈
出大略坎陽在中故水為內景離昧在中
故火為外光亦猶周子所謂水陰根陽根
陰之意耳

荅廣西趙經略

某已酉之秋負罪去官舟歷嘉禾豈不願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風雪凌厲蒙頭掩耳所過皆以疾辭是時嘗蒙魏問已竊聞放魔不忍之仁迨涉江淮以後霜威稍戢人意熙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邈然於黜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聞得以靜慮激神事所當事令姪全州與李公父居臣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啓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名仰塵几御敢圖台念特枉行李之間於是滋有以見君子所存

荅林衢州

略

罪放之久殆與世絕矧邈在荆鄙默陟理亂所不及飯疏飲水若無一可以嬰懷顧寇氛未弭生齒蕩析痒痲切已寧能愬然也衢當水道遮迤畿甸於今爲天下劇蠹茲小偷執類厥初浸爲大憝萬一浦城透漏內寇相仍事執益可慮微吾年兄威愛兼用綏馭有方翦夷姦萌增飾武備江浙以東何恃不恐某於先帝時曾力陳郡國單弱之敝乞置數重鎮而承平日久曾是不意也

荅袁提舉

甫

某屏居窮裔殆與世絕自冬春來福建江西湖南盜賊連亘二三千里朋舊之仕於

彼與彼人之仕於此者書問往來則既知之悉矣恰又得建寧漕倉書至五月未而賊勢未戢益不勝及緯之憂然幸江淮荆蜀之帖秦也今得來教則江東之民傷於早暵者乃爾頓瞻四方誰實爲之緘示公牘榜移肫側至到分遣行跡之人皆明使者以仁念照臨之其實及於飢民之腹也無疑行刑善勸德之効至於喬氏管氏諸家爭先發粟爲里人倡此豈可以空言竦動者哉真使人有恨無百子駿之嘆鄭趙王韓朱嚴趙伍諸賢朝夕與處觀摩麗習之間所以交儆互發者多矣某曩時所歷麾節必以求友簡僚爲先務嘗以呂文穆

公交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正獻手記至近世虞忠肅公翹村館錄之類粹爲一集校行各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前輩行已用世規摹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故不惟資人輔已以濟一旦之用往之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竟先知者職分當爾爾來絕少見此今廣微獨能得之又以攝友某非其人也而敢不知勉誦隰桑之辭以毋忘公之德先正絜齋訓語開發尤多慈湖語則向來曾蒙親筆篆文於陳宏父處不待請而持書以見寄

此意良可感廣微詞氣雋壯理致闕贍若
更加收斂則絜齋之平實淵水也某如觀
諸天府室鎮大玉錯然陳前內揣窮空畜
縮愧汗猥蒙下問輒昧肩以數篇錄呈亦
有墨本者併往來數謂向來滿腹今古畢
竟是順境中得之今境界既別方是真切
得力誠有味乎其言然竟坐滿腹為累未
能融釋也高明以為如何真景元時相聞
亦欲緊避世紛不奈鄉國有寇義無閉戶
之理史倉書中謂無十日不得書而昭武
新守亦多取謀焉想亦明知招嫌取忌有
不容已耳所示公狀私書大抵今之從政
者罕能及之敬歎敬歎

薛檢法

誨諭諄々以學之不講為憂視今之士大
夫一登吏部選筆研隨掃除如陳履常所
云者何可同日道亦有留神筆研者矣亦
不過以記覽詞辯譁眾取寵為事熟復來
教嘆味之餘重以啓發寵教古篆于文前
輩用功本末兼舉大抵昔爾某日為兒童
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鍾鼎款識及篆韻
某皆有淳熙間善本今乃知為檢法之曾
從祖也

答丁太監

昔人思行役之無期度者不過曰不伎不
求何用不臧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能善

其身能無飢渴斯亦可矣又近未暇計也
而其偶免於二者之憂則已望外之幸何
敢有他覲邪獨念同時得譴諸賢皆懷誠
秉忠有德有才之士顧瞻四方何等氣象
兼收並畜猶慮不給而知藏瘝在視斯民
之塗炭而莫之恤也諸賢豈淹恤之問而
將安所終底邪某讀易規摹不過如前所
稟向來曾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別尋驛若
端緒整二則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為
一書曾見虞仲亦作得一書已脫稟亦
取漢上說附述爻之末惜未得本也錢白
石詩傳曩在城都蒙渠出示草草看得數
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文須是見得太意

方可著語似難臆料

荅池州張通判

六有齋銘與扁額皆作小篆納上勉以讀
易補騷滋荷期獎之隆易傳與本義之異
同則向來固嘗與輔文漢卿細評之大抵
文公所為邵傳義易程演周經者蓋於邵
子多有取焉而未嘗顯言之無東南學者
亦罕得邵學今正欲趁此暇日合程邵之
異為一書尚恨窮理未至未欲容易為之
也內主敬恭恐恭之義乃是發見在外今
欲易作主敬於內未知可否乾之作日乾
亦未甚安可欲勿徇可欲則善矣恐於義
有礙易作物欲如何摻之有常摻疑當作

操蓋是晉魏間辟曹操諱改此字今定作
操字惺之此是語錄中如活潑之蒲腔子
之類皆用世俗語銘詞用此稍欠經雅兼
篆文無此字欲易作存之又恐犯六有中
一存字然六者中此字為要

答知常德袁提刑申儒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
盡致蒙游誨屏之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
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
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
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內明故聽為
水火外為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
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

矣若更以耳目之辨男女之生與一身水
火之升降看之尤為親切

答黃總領申

曩在朝著時得任楊書煎燭料降知逐年
以收計支凡虧二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虛
脫漏過日朝廷方思所以交通文術會遣
李卿打筭則言每歲有增無虧計支外尚
多五千萬若使蜀人為之則徇私失催於
是李以嘉定十六年改官班見之人而明
年以總屬餉既給取官職而幹旋不行於
是又朝廷求科降

答寶慶梁教授

邵學自周子改建以來如胡子張子所記

皆儒宗也紹熙癸丑徐清伯爲教官特爲
周子作祠堂又得朱文公爲記此三子者
刻文其上則區之晚學尚安所措詞驟聞
命或雖荷期予之厚誠非敢當

答湖比李運使

壽朋

昔歲池陽幸蒙臨况自郊勞至贈賄殫極
塵厚以誼言且少遲菑以副賢主人待遇
之意亦可風厲薄俗宣昭令儀徒以是州
非它郡比餘民舊吏耳目實繁故称疾速
行甚非得已既而之江之黃相待亦不薄
獨岳鄂若有畏嫌遠謗之意而後來之升
沈進退乃反不與事儼因知吾人遇事唯
理之當然心之所安者乃吉祥之所舍如

古人送荊州別臨賀亦事心循理而已禍
福所不暇計而福自從之別後數從邸報
竊審貴名日起異數便蕃使節藩符震擢
吳會無從寓尺帑之慶自聞將輪湖右貌
是荆鄂實依刺史之未亦當以姓名自通
顧罪戾之人有問斯酬弗敢先也葉元老
來已能道眷存之意元老嘗以末事爲請
某猶聳嚅不敢對謹爲作林運管書區區
之心亦可驟見史人來辱五雲貞洒忽墮
五谿跼鳶之外君子之所存復出流俗逾
以弗替

答史提舉

壽忠

後二月拜書以謝先辱曾未數月已領五

月誨報開導扶掖之意逾久弗替於是可
以立懷夫厲頑俗豈惟區區小己之私幸云
爾得江閩故舊書受任者或養寇或挑寇
或奉返賴兩監司之賢以利害之實聞上
故遣師來援益以嘆賢者之有益於人之
國也蓋如此今來教尚有蒙蔽掩匿之嫌
想見前後所言蓋有不能及如雅志者矣
比見令甥陳克和仲論諫剴切又有傳錄
到中和堂跋語者李問淵源端有自來若
上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
大抵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他
非所計若更以利害言之則安危休戚實
與國同若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

而决無反覆难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
觸忤之可憎而他日見便則奪見利則逝
者未必非此流古今治乱得失大略不過
如此大覽以為如何

荅林大卿

仕止進退各有時義至於時義所不可則
位高而責重使猶得以箱行其志焉責雖
重猶可也而左牽右制徒以虛權受實責
則固不若山林之粗適也又不知今閩建
漳泉間亦有山林之適否

荅潘瓊州手順

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
西為賊所據者已二三十縣皆火其居而

殺其人妨耕奪則生者流蕩死者煩冤况
有如魏帥諸人方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
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之恤自今諸
事愈費控御後憂未知依留也此皆得之
江西近訊者若此

答寶慶李知府

紹興府在當時非輔郡亦非藩藩高宗雖
以建炎三年自維揚蹕杭州繼以虜陷杭
州升紹興府紹興火而杭州虜退然後回
杭以此觀之蓋以車駕所在而升府與隆
興不同嘉定則升府在前改元在後

答劉司令宰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
是言詳味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爲多舊見
輔漢鄉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
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
以作平國以爲如何

答周晦叔應辰

別冊下問莫非聖賢精微之蘊將欲學問
思辯以見之實踐則世間風花雪月人所
當道之語雖勿爲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於
淺近自期而某每以遠且大者告故雖時
有見是者而疑其輕已憚其難行者往往
亦有之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
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已如此左傳以隨

爲四德者蓋占筮者釋辭類如此彖固云
大亨貞云云先天之卦繫辭同有之參同
亦有此象自希夷康節始盡發其秘必潛
心玩索之乃乃可得之非信筆脫口數可
言也伊川與濂谿指意元不同濂谿蓋通
字對文耳道器之間答朱子語錄已有
之唐棣之華分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
之說甚當第其時卒無所考生之謂性
此語元不錯第只就氣質上說與天命之
謂性不同二程以來辯之悉矣於精義集
註可見

答楊均州 板

示諭比于祠記謹効薄能以承命戒只從

書中作少師爲禋祠額併作篆納去比于
殷人也必非均陽人其子孫散處于均則
不可知公安一帶亦有姓比于合二字爲
一者不特均有之儻自有比于廟李太白
集中可見謬作或更有可商略有幸無重
于言

答王邵武 遂

邵字有二一從邑晉邑也後之各地者多
從邑一從召從口體高也年高德邵之邵
一說訓勉今山中偶無書志可考未知郡
名邵武何義若訓勉則只當從刀或以邑
得各則當從邑今作二字納上以備采擇
召之从刀自不可易今不過多曲其上而

斷其下一畫使不相聯屬望之則不以刀字
且上曲而不斷則刀不可用矣高意以為
如何

答朱擇善改之

先天之說須有人口請而授乃可以入若
从帛上書之恐有未盡擇善試訪尋朱子
發震易圖易傳及臨邛人張文饒行成七
易讀之當自得之或問之賣書人陳思即
可得也大抵伏羲之易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左邊數往者順右邊知來者逆而文王
易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易不系甚分明
或取朱文公啓蒙觀之亦可見其詳矣仁
與誠之別則先看二程說次取朱子語孟

中庸大學熟看又當見之來論又謂此心
當如何用功着力把捉則愈見其為害所
謂操存者非着力把捉之謂謹說著力便
是助長細玩孟子三勿之語參以先儒講
說令書味淡洽而即切躬行日用間隨處
躬驗須是真知得便能篤行之得力則所
知益明此皆前輩說來其實不可易若書
自書人自人說自是說底行自是行底則
全不濟事某少時只喜記問詞章所以無
書不記甲子乙丑年間與輔漢卿李公晦
解后于都城即招二公時之同看朱子諸
書只數月間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爲
幸於是取六經語孟字字讀過曾次愈竟

開豁前日之記 覽詞章者亦未嘗不得
力近數年間山中無事再取諸經義札注
疏重加溫尋又將要緊處編出始知先儒
之說得於此者亦多第漢魏諸儒言語拙
納不能發明亦坐黨同代異不能平心以
定是非耳恨相距稍遠不得與擇善朝夕
共學姑以合讀之書奉白

答吳寺丞

孔廟始於唐高祖非古人祭祀之意甚明
只如文宣之謚亦襲王莽褒成以後之誤
大抵凡後世為追崇贈禋之類皆是不經
雖始於追王而事有不類意雖厚而禮實
違此等事所當商畧者非一

卷終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一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蔡總領

雙牘昇來多儀併侑窮陬冷廡為之灑乎
以春感當何如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降
祠牒諸司助羨緡其計已窮舊在朝列時
每得揚李諸文書即縷七言之廟堂亦搏
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久為力視前如何

答楊次房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蓋慮澹而識明者也
向看三禮每嘆後鄭於礼孝極有功效之

而不敢議近來再三玩釋覺得礙處極多
蓋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捏合增成
一義此非面莫尺易學則義理象數俱當
留意合程邵而貫之乃為盡善恨難得此
力量願相與勉之某之所以舍彼而事此
者正以彼不可為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
益又非面莫盡

答蘇伯起 藝文

某因山二載土風民俗又益安之靖焉郡
百二十七年布髮跣足之風未之有改城
中不滿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
非四万友朋書問碑銘之相撓則終日書
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冊再三尋

繹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
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嘆從前涉獵
疏鹵使無是設亦泯泯此生矣城之東得
隙地為屋數間亭沼華水略具號鶴山書
院距寓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
未必如木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
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適也

答巴州郭通判 黃中

某因山恰三載溫尋舊讀書味雋永益覺
從前涉獵疏鹵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端
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
以貽無窮之悔晝抄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
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

讀善記覽為詞章亦云可矣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生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滅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探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功夫無三代以前規摹在宵次只在漢晉諸儒脚迹

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方叔以為如何山中日求方欲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間亦以文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此與朋友講磨謹摘數篇求教

荅黃眉州

總所誅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弁再粥焦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曾見任傳父打筭文字及楊李二總時有吉急廟堂之書誠是無策李總始以大言擠任楊而奪之位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說楊叔正劄甚妙蓋自乙酉歲士大夫以言去國競相懲創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

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
恠者胡評事得罪竄象而兄弟卒徐少卿
不肯枉獄亦再徙于象今所傳亦如胡天
意殆不可曉也

荅前臨安尤通判

某曩歲都城略獲瞻晤未幾忽聞責有煩
言遠徙離騷之國是年冬某亦以臯行矣
沉靖擊析相聞而各不得以尺帑往來畏
威敬恕分義則爾謂辟嫌遠謗者未也忽
被手帖存問縷縷且猥加獎飾不敢當不
敢當又聞杜門謝客玩心澤典每謂吾道
自足奚俟他求深為嘆息今承來誨則知
留意義文之書此為得之但此書占筮於

秦漢虛無魏晉以後占筮者未為全失虛
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
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
已知此却此恐先入者在彼則此意胥而
從之謹因下問僭布區區然亦安能以筆
端盡也

荅趙全州

必惠

某囚山三載粗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
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眉山士
李肩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比又
得滕兄景重遠來相處數月亦湘中之所
罕有適吾甚不索莫也奇示海外書及邊
作既煩筆吏謄抄錦賓點校又至專人送

以友沮可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亦未易得謹復以回字奉累轉達幸加謹密焉仍屬令緩出所著之書省往書牘尤為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非是辟禍畏敬怒順命安時義當然耳耳高明以為如何

答同監酒

占夢規履保章馮相之說鄉因奏對嘗一再拈出此義頗精蓋曉然為周之舊典然哲蔭壺涿蠅氏庭氏等類太瑣碎其義與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盡杜元凱孔穎達亦於周官左傳二經互舉趙簡子與夢履事為證然而比周官已

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牽合大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為傳門下去九偽而釋其餘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擇當存正而闕疑始為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持以下問諄之故略舉以奉答須假以從容續為典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此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躅

實賤則徒爲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
只須粗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又
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檐上看桃李須樹頭
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諭未敢以爲然高
意以爲如何

答遂寧李侍郎

真

所委北墅記是時遂回併納以求指教省
作文字毋以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
新詩銘記不鄙華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
牀詳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
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傳碑但謂改一潭
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
於刊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

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
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
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爲記又其後也
乃有碑記表竭竭之節今若省許紛之則
易之爲是當因長少書及之

答馮吉父

序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官
既辭則不當受祿故治任西歸牒料院住
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迂謫今來
數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爲是
祿不食者爲是邪姑發萬里外一笑義立
挺之可喜言者過之伴不達乃是使之優
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答真侍郎德秀

其向此囚山前月末三書山中之考聚指
三百幸無疾恙得以敬神靜慮事所當事
期以不孤造化享壽之仁而義理愈索愈
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人也則無
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圖說舊雖留意
此入山重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禮尤煩其
間要言精義亦多先儒所未發既費目力
干此則伺讀畢諸經粗知大義然後溫尋
易學有如來論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
有邵氏張氏行成朱氏諸儒之說縱某言
之亦不過勸說未敢容易言之少頃自見
得一二方以稟布此趙立夫來求率性堂

記亦以易爲性善之證謾錄呈又有數記
併以求教有石本者亦納數本如長沙倉
記則借書兩賢牧盛事愧筆刀斲斲欠發
明耳

答楊富順伯甫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爲去留此弊
久矣亦坐士大夫事之以特論爲然南樣
爲法稍有語錄氣者即謂之有學不復於
聖賢書中看源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治
亂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真儒實才執風俗
之機從上交來如何回得要亦閑時數耳

答閻運幹

日三省齋元記如治已甚易及人甚難尋

語全欠講磨古人只是自治自治工夫極難至於及人則治己之所推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以此爲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曾子自作功夫非是爲人緊要在忠信習三字蓋因及人處却點檢自己有如高作三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銘若改作無愧于心無愧于天方見得天只在此心不把天人分作两段又協得人字韻蓋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止與覃字韻協也高意以爲如何

答熊教授

有宗

頃李升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士人滕處厚

謹仲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壞之於天子之庭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論

答喬尚書行簡

其曩者幸甚螭坳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書誤謂其可進獎飾假借義釣骨肉而愚不適時忽貽罪戾竄在蠻荆尚書又追送而拊存之銜戰恩意于今五年愚分自循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亦自取弃絕然乃心鄉往曷日弭忘山中於黜陟理亂了無相関溫尋舊讀粗有新得誦君子于役之亂聊以自適焉不足爲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恣然忘言者今中外之所責望於尚書蓋以望實昭著人情

交孚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稱而隱爲
功不為小矣然濡迹已久未能自明君子
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
能自明此持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
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
言猶庶幾萬一之補從違未就則有義有
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浸負雅志終孤
時望者乎某廢於五年未有生還之日豈
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苟免顧君臣義重若
不可以一朝居者

答林提刑 五

某夏初嘗辱誨論俾記東園已具尺牋敬
遵嚴戒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

成臯緩輒畜一日揆索枯思得數語求教
做韓文公升州水門記爲歌詩以記事不
知台意以爲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
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稱不若易以
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東園記張文潛
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持洪景廬
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
圃改作湖字亦自肯辯論更取財度六經
中有韻之語不分四声如魚與麋韻固自
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
韻語大抵做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為異
也

答葭路趙運判

誨緘再辱 聲氣攸託 退揣愚近 愧浮於咸
學記比得 李漕書 欲作隸字 今乃知已 卽
登徹所教 五條從別 希拜答 大抵讀書 雖
不可無傳 注然亦有 不可盡從者 只如鄭
康成注三禮 已各隨文 爲義不能 盡同而
禮與詩異 詩與書異 書與易異 有一事而
自爲兩說 三說者 極多其改字 處十有八
九不可從 最害義者 以緯證經 以莽制證
周公之法 故某與朋友 講論多是 參酌諸
經不一 一襲其說 惟是之從耳 只如師氏
一官鄭謂周 召所歷之官 而禮記註 乃謂
卽大司成 此兩註 自不合 又皆難信 以此
推之餘 亦可見 高明以爲 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采之換易 今既疑萌爲新
善則改爲舍菜 亦自首事術者 道路之所
由 凡從行者 如衢如道 如街如衢 此類極
多 皆人所由之路 故說文云 術邑中道 鄭
於樂記心術注 亦云 所由也 徐楚金說文
通釋云 術方術也 謂一方之道 此爲得制
字之本意 今月令注 乃欲易爲遂字 而謂
之小講 向來作文 時固亦見 此不欲從之
若猶以本注 爲拘改審端 爲四字作辟 而
大之或易門 術爲門巷 亦可 或不改 亦可
倒行逆旅 卽記戰國策 吳語之類 一二處
有此語 文有云 倒行於逆旅 但苦山中 無
書可檢 欲易作保 於逆旅 如何 吏惟財度

師氏守主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教宮
之長參之秦誓顧命節南山諸大最爲親
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
故本文云之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
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宋文公所
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
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李似不
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米有
爲碑刻文其上者故儀禮自壬以上廟皆
有碑在庭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爲庭
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

墓碑始亦不過略書歲月爵里子孫又乃
諛墓稱功頌德若不假牲石爲詞則學中
之立石以刻文也何君蓋立石以識與造
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失碑本意
似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去一
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焉字以
足之

答真侍郎

是問士人近忽來商單讀易不下二三十
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
起且今文義分明如游揚呂謝諸儒所以
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奧澀康節之
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

字讚求一月餘間讀者聽者人之自謂有益旁近郡亦有來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往此行也前所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矣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有參同中雖畧有此意而方圖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答洪士龍

竹州詩蓋本礼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一證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發明漢奧講學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為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

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甚佳第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諭欲令序朱文公年譜此願附名篇末

答楊廬州

囚山四載殆與世絕四方之親戚朋舊雖忘其為罪戾時遣人問無恙然而問遺再三不解益塵如尚書者蓋鮮矧嘗專人迎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絕俗豈惟宵人之幸振積厲薄所關不小矣感服之餘重以愧惕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別是一說而徐純忠胡季昭天亦奪之真若夢夢者殆莫可曉某尚以父親正人端士稍識

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久愈
安况山深日末別溫尋曰六經愈挹愈深
若指日得扁則為私計為便脫更留年歲
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為
彊也帝城之書直不敢遣惟鄉人惠書則
答之真是見得淹速非人所為也

荅丁大監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藹然有懷人憂世之
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
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
見篤踐安能造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
而施之旱戾求肖之人若引而誨之某則
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錢敦詩傳在成

都國見之惜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利行未見
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
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
易輕議策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
略者如履之眇跛北之馬大壯之羊此類
分明是互躰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
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
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
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
明迷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
演周經此意可見魯親聞輔漢鄉廣之說
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
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

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生占筮者此未
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
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
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
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大煩人多倦
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五年來本欲合
程邵爲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抄
記因溫尋諸經一遍然後爲之既入諸經
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惟
義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
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
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
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賒此七字以見

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樓欲榜以藪
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姑作六字以
備采擇若但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
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
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喬尚書

某北因小姪願見長者冒昧以姓名輒污
主書吏近懷不韙之懼誨緘寵放情味謫
然義均骨肉某不以他人望尚書固善類
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衆人待我則某
非其人也徒知銜戟且矜以自壯焉峒寇
爲目前之憂已迫內郡未知攸屆淮氛爲
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可寒心得故舊書

謂尚書有防海道一劄已見施行恐護前者必思所以沮撓之用舍乖逢皆不必深計惟言所當言爲所當爲以自靖自獻此則尚書之夙心也願終圖之

答羅制幹愚

元祐館職一書前所未見茲蒙輟示新刊五秩爲况典甚士之擯於熙豐死於熙豐變於熙豐者不爲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爲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教盡於此而比夷內侵此所闕豈小小者趙太社文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

答曾教授宏迪

左傳所載固亦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語某嘗以勤禮二字爲朋友各堂矣今來諭欲以名齋居之室謹効薄伎以承盛意觀各思義更惟勉之

答真侍郎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論拈出礼法中大一鬼神等說乃不與鄙見同合此外如藏脩息遊政以藏脩身等注皆有發明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唯來諭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書中皆謂水爲信土爲知故王制

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而亦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各處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為腎離為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歧黃之說耳頒示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其今且疏出二段求教非固亦異誠見其不當臆為之說耳高明以為如何來論又謂讀書有所褻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

言其略

答虞印州方簡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怪第鄙見有未達者不設登之帟上蓋天地間惟涉乎離者迺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賢使君發舒之効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羅制機

羅君章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元溫庾亮友謝尚人品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其實則何設望黃太史以來論欲歸重于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為重雖孔門

弟子與子思皆乎孔子為仲尼字與謚相
似昔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
然故記中稱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答李監丞心傳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
說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復議
陳和仲學於慈湖凡慈湖之門自是一種
說話某與之相議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
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和和具
焉和而中行焉此類合外內貫動靜亦無
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為疑此却似慈湖以
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變
化云為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某因有一

疑求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
多少義理不曾有躰用二字逮後世方有
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
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
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
為如何

答湖南李運使景

古人所謂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不特時
時整飭不設頃刻稍慢幾微之間此忱不
屬便非天命流行善利吉凶皆由此判甚
可懼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在於
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吳環
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虛實如何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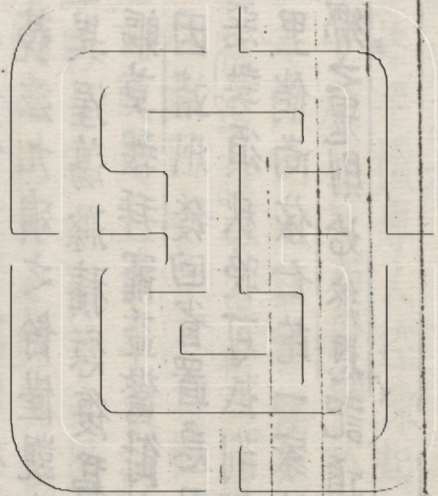
生令而不信大抵若此非細故也

謝史丞相

某已恪修梓櫝專人控陳起居彛儀茲不
瀆叙輒干嚴分冒布愚悃伏念某稟姿魯
鈍涉李淺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臯戾上
恩全覆特追誅夷追褫三階竄投荆鄣七
年去國六載囚山臯大責輕感深第隕顧
惟趨走下風幾三十年蒙荷知憐實先儕
輩寅緣聘召塵玷清華而愚戇妄發自速
厥辜又伏鴉私特從輕典羈窮之跡人所
嫌憚嘗欲敬共尺櫝控露感私而渾二遽
府無路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絕敢謂少
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惻特賜護持

徑爲敷陳放扁田里元階舊戍既即界還
直館珠庭遽叨職祿大踰始望夙揜前聞
雖愛惜人才存企事跡粵從更化具有成
規而某藐茲九殞之餘僅覲生還之命顧
迺便蕃異渥蕩滌積愆復爲全人以立斯
世則捐軀莫報拜寵益驚俯荷之忱已詳
專櫝茲因靖州發回省置急具手札申控
五谿道惡勢須秋晚可抵荊州來春之仲
即達敝里倘尚依仁庇一家數百指之聚
不爲異鄉之鬼則始終恩記頂踵知歸

金華書會
鶴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十七

朝京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李眉州 壬辰

捷寇漸定而諸臺裴徊不進利州一帶已
營葺屋廬墾闢土地梁洋之間諸將亦肯
向前若諸臺駐利則舊疆漸可歸流民有
所系屬大明賞罰別懸瘴惡剽叛捕亡何
為不可顧悠悠果山下怯誨盜殆莫可挽
黃卿獲潼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解
赴制司雖云把穩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
府已獲姦細具有贖證乃託之鞫勘明示

鶴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姑息臨印亦獲大邑所捕逋寇數人乃不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內郡皆爾潰徒何憚而不橫行也

黃制置伯固王辰

載惟吾蜀之蔽肇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以來經理未竟虜復太入分關者或兩三月或三二年而去闕隘踈魯舊來備禦之處未暇及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單闕之變故自比歲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文書信乎其若此也然藥之活之則未有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惟有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罪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疏遠廢罪

不以昵比揜此意不競謫局之懷相尋無窮某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况十年使蜀閱理既多凡今僂言皆所素講諒惟聞命引道旗志號令必已洒然更新邈茲遠服特未及聞之僞帥武仙雖曰散亡之餘然當鞋則不足鄉我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之吳桂未保何如陳昱粗強人意近乃聞麾下有潰者豈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亦賴其力也田冒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之衝邇來鞠洽之詞乃若屢其所爲此不可曉亦嘗為李丈言之而見荅之詞未甚明暢前一年冬及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

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說若試以是思之
尚有遺才可用也

江陵別安撫之條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爲市與民爲仇少
之時有言人之蓋蓋不歸者輒咎其誣人
迨稍涉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
不知某季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資之薄
邪邪世變之滋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
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
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實之殺戮者
則師保者實誨之其學不適時分與世絕
久矣便蕃三命起之於久間習嬾之餘屬
時多艱救遇不瞻蜀邊知目前所聞似無

他慮然藩籬元未復將習於貪妬守利於
逋亡軍樂於潰散則猶如故也吏狃於誅
求士狀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然
則天下事蓋未可知人謂金亡鞋和可以
少紓亦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程暉使遇孫甲午

如熟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
不果則起家爲吏益遠聲華矣聖學不講
士棄其德性之知以休於見聞之陋其酣
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
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
知正救乃至養病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
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為非今天去積

年之疾是治乱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親政或為天寶之踵乱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才謝知薄誤叨闈寄屬時多故為力孔艱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夫嘗欲以古今典禮名物之交緝為一書或有補於世教今二行吏此事盡廢少須亦欲乞身以去卒酬此願惟是未知見日臨紙悄然

鄭丞相甲午

某比者伏覩顯號揚庭正人宅揆嘗修尺者亟控賀忱伏計登徹某此月二十九日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偶蒙誤東進職

錫鞶董惟奮身寒微致位嚴近自貽不靖長界蠻荆既獲生還誓言報効今以西清候對東蜀作藩起之臯辰之餘已劇僥踰之懼而器名驟假爵服優加矧惟他節親政之初天正履長之始命令之播聽瞻所闕猥蕩表臣式商大發念非大丞相樞使國公錄善棄瑕納汙穢垢委曲敷奏動悟帝心貌茲妄庸疇以有此已具奏橫控辭恩命併具公狀上請尚書敢復吉圭手狀盡控衷曲拱伺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厥位迺負乘之譏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日萬里罕所知聞聖化更新人才彙進載進載貪獎善聞者興起不圖餘日獲睹明

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攸久謹終如始不替有加母安於小成母狃於姑息母搖於係累則宗社靈長之福也夫之彖曰剛長乃終其九五曰其陸夬夬中行無咎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其受知之素無以致其靖獻之秘不竟縷布

鄭丞相甲午

某已肅吏函敬為明時致登庸正人之賀寒暄彛問茲不瀆陳竊惟瀘介渝夔之間自為一隅於中都近事咸聞知今春便從置郵奉立相制書奉戢貪御筆奉改元詔令始知親事法宮大明黜陟忠良胥勤幽枉畢伸以靜默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

日雷行電瞬旬茁萌達蓋有日侍左右而不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也者不圖餘齒親逢盛際矧又王靈下燭商賚優加舜閣增華漢金寓寵銜戢恩遇莫知所以報稱忽又從邸報伏睹求言之詔蜀置自近歲多故習成臯緩若須被受將有後時之悔散其德意亟貢封函尚慮聖化更新不欲循襲謬例繳呈錄本乃以鄙見即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當錄本非敢為世問虛美不情之言以自疏於門牆也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言者願終言之主上天姿絕人無庸過慮而了翁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

鹿習益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
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
放中道若性大抵教於未濫禁於未發熏
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
愈得愈驚雖以九十之武士功成治成召
公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
資美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悱如漢武宣
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
澈原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滿除之憂
况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
九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模拂之意
少稱譽之詞多入主習聞其說養成驕於多
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

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而不
變者蓋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
大義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
更惟立心強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
毋避嫌而遠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厭
煩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
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未盡革友以不
受苞苴為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餉
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嗣
陳之

陳參政 甲午

某以蠲吏函敬致賀悃寒暄尋問不復重
陳某寓治三廬僻在渝夔之間於中朝近

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郵獲睹詔令之下赫然有厲精求治之意明良之會千載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矧又進職錫帶獎飾孤遠首循涯分未肯報稱會聞御筆求言念厚恩未報寧可默塞自同衆人以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効異時錄本繳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錄本非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慈幸察蜀地無他聞惟始也聞金讎之既滅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憂近得史制帥書雖亦盛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緒之骨俘阿骨打之寶係天剛之頸其詞甚偉而其末尚云我情固當防而羈縻之

策不可廢故疆固當復而進取之謀未可急大抵今日之論雖當事任者亦未能自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人陵朝高之使諒亦少須道路清夷狄情可信而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闢以來物望甚愜相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置司漢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割屬之意高明以為如何

蔣大著重珍甲午

比睹邸報竊審親政之初起家策府歷時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絳殿難進之節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闚修門進退之義適中合宜是為得之特未知目前事跡又何

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人主不自親
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
處作又遠工夫人臣不遺隨世就事藉令
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得
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深必
有滿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湯則格于皇天
而事太甲則格于上帝僅與扈陟諸臣等
早况秦漢以後規摹抑又难言宮庭之中
與正人莊士貌不相接間見羣臣則又多
稱譽諛說之詞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慢
多肆易足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
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悱赫然剛
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血氣

之勇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養之况退而
寒之者衆則事業安能不與血氣俱爲盛
衰也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
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
跡頓異此真所謂可立而待者某目前甚
憂之高明以為如何游景仁弘毅堂乃因
某見其後生時好尚稍偏欲勉以遠者大
者渠本用大心堂後來量取弘毅二字
焉作一銘以之渠方求真文作記只行得
此二字作聖之功也今門下更欲於此二
字外添明心二字不已贅乎吾儒只說正
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
言心若良貴精玩而有得焉則知此味之

馬永夫

真侍郎

清原字不容作篆蓋篆文原無水旁記得
朱婺源復之嘗以縣額見委誤為書水
旁既而悔之為改作楷字後來不知換否

李舍人性傳

淳光借牧之事太涉容易此處正當衝要
若放令韃騎南牧則廬信黃蘄最切莫不
有飲江之慮矣使全趙守淮東西使大趙
制閩于黃又命重臣帥江東為慮可以略
見度會參未必便出其悠悠則漕寄亦
不輕也黃帥易之甚善始也用田冒鞫和
彥威皆能救前政之失人心躍快而冒終

於冒威亦不威敏若才領事便當強鞋二
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田七方一擣石昇原
幸而連捷邇來兩旬又無所聞蓋廬僻在
一方知聞獨後耳丁文伯來音甚速或謂
此時已在梁山蓋已過夔門是却未得
出陸後近音耳幸而冒漲沂峽以趨朝廷
之命使未曾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
有所付也此聞御筆付敏若有控扼關河
羈縻秦鞏等語又相君有書大抵有乘機
拓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

丁制副 備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養諛習欺蓋非一日開禧
以來大言誇詡志行不養義者謂之才吏

至誠懇側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來縱貪剝之吏俟其盈則持而奪之為害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為事實踴躍實負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鄭桂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為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有之亦不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此所過州有言今年二四月虜分道大入幸而曹賀諸人駢之者乃云無許多事某皆知之竊窺其意以謂二年間渠已經理有緒可保無虞又覓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勳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為所礙斯亦所關不細也黃帥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黃亦

自取之方其拔田冒於彭門鞞和彥威於崇慶皆出於人心不平之乂公論稱快既乃聞徙肩而不咸賞罰之大者既爾餘事推見今大卿以正學直道自東眷知攜持令各填撫全蜀雖號元戎之貳實操人才之權黜貪獎廉旌直遠誦揚善瘴惡簡能汰庸蜀之人士於是有望焉李微之居莫府為助已多度賓客必有僭行者更惟博訪而精擇焉得漢中書上以手書付趙制帥俾之羈縻秦鞏想已見之別紙錄呈成大卿亦有破受否制司會到襄陽和議併錄呈以備未見其詞雖若倨肆而所謂不當取韉人所爭者亦未為不是也惟是朝

士近書報及韃人借浮光放牧事大卿聞之否光豈可借正盧信斬黃之衝史帥未稟命以前已一面許之朝廷不得已從之淮西全帥不可則至割光隸京西以徇其意正恐天下多事或自此始忽又見高表兄瞻叔際江東漕未曉此意曾參預悠悠未出此一面甚重大趙在黃岡置司意者朝廷固亦以先信爲慮泛觀目前事幹干歧萬轍未不止廢所幸親政以來善惡粗明然終竟具文飾美避嫌畏議之意多或如靖國半年而變嘉定不及一年皆未可知也

吳舍人未

所繳梁李詞頭陳誼甚備置中又報再繳此所謂莫陸夫夫仰嘆感舉然目前尚存同類而未經拈出者古人貴於剛長乃終更惟念之其近嘗遺友朋元書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跡頗異此又時賢之所當鑒也

回牟總幹子才

偏旁從才止有存在二字如字等類皆才也哉在音取才而存字轉注續作說以承委論此非甚難第夢卜等事閔涉最大今人物之要格事重要知而形骸內事最是切近乃茫不知其故意謂存容當思其

說以是問乃不措一詞故未敢便答更伺
憤排之餘却將商畧也

曾參政

中道拜疏逆過端兵薦紳流傳為明時盛
事恨未獲拜觀諫藁而近日所聞又若和
戰並行者遠方不知事跡之詳第深隱憂
直俟至荆鄂江黃以去方知議論之的然
其大略則有可言者蓋自三十四年間上
下相徇以大言誇詡為能以至誠懇惻為
頓開禧諸臣盛陳備禦自詭克復訖於失
軍亡將城邑立墟嘉定宝慶以來此敝猶
如一日張小勝而匿大勦矜虛美而蹈實
害蔽蒙架漏給取官職其幸焉則灾不及

其身如陳鄭諸公不幸而受其敗則終以
為同已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殄憂未歇
也高明以焉如何

吳知縣

端平改元有底蓋所謂平者君子在內小
人在外便是平如賔客坐於堂上吏卒奔
走堂下耶平也今恐吏卒懷不平之心呼
而與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况堂上之客
一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乘舟亦然

鄭左相乙未

數日問道路籍籍皆謂韃虜已闖蜀邊有
數百騎巡綽後來者未可知又謂虜在唐
鄧但隨棗又謂淮西摧塲客人為韃虜所誘

略又謂蔡息之人怨本朝既深將有必報之意又疑克敵軍招來不盡恐有遺患連日俟候取稟不獲詹望嘗以白于右相及三執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邢中外皇皇莫知爲計淮西楊帥申者深以王旻誘叛爲疑若謂楊帥自貽厥咎則亦有說然以某愚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爲淮西用久矣今當契勘此數人誘叛虛實別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招安之功厚賞以報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之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祭國門乙未

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祭祭國門之礼至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習熟見聞恬不爲恠某每見前輩在州郡間猶舉行方社祭門之礼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陰雨爲沍害于樂盛某妄意以爲于郊于宮事大躡重莫若先行禱社祭門之礼則諷經訂律允謂合宜今求除社禱自照太常寺常貳差官行事外其祭門之禮今檢閱通典錄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寧國趙書記時頌丙申

西山所書廉仁公勸說可以想見其謹獨

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翊詒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之諭方謂春貫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仁以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為四此已是綱領上有病且斷之曰廉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集愚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來教四數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

吳提幹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

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律則法嚴而味厚矣

吳侍郎潛西申

大抵起家為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過關二節為人所側目初辭且平過正欲於再辭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得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辭便及過關恐傷於早須三續後言之若遵來論則入見而無所陳此說最好第未見前輩的例恐又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欠缺如韓公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奏事韓公不肯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辭守郡侯必不可然後乞免過缺又不可則作一短劄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十七
但言臣本任三兩事仍及不敢與聞時事
之意不知可否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七

